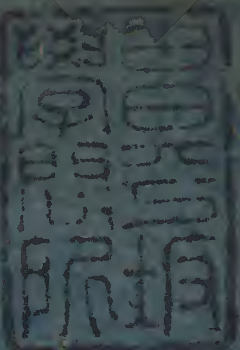


# 經濟類編

九之十  
政治



三〇三六	漢書門類
一九三六	
一〇三六	
四二〇三六	

三〇三六	漢書門類
四二〇三六	
二〇三六	
三〇三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36
冊數	42 ( 5 )
函號	366 78





經濟類編卷九

淺草文庫

明北海

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政治類

治道三 一十七則

唐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皇業權興天地開闢嗣君  
即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  
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

經濟類編卷九

治道



經傳類編卷之九  
遺至於違法悖禮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爲業  
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  
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  
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使俗  
多頑悖時罕廉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  
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  
今後節於赦使悉知禁姦究肅清其二海內具僚  
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  
聚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芻皆榮非德舉位  
幸才升不知何者爲妍蚩何者爲美惡望今後節

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二陛  
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  
之士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恐有穢皇風其四  
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且  
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  
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嘉之

元和末宦臣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入主  
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臣  
以爲陛下之所慮者宜先憂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  
下將傾海內將亂按春秋閹寺殺吳子餘祭書其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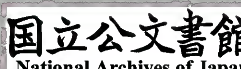
春秋譏其疎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唯  
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戒將明法度  
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  
而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臣得以專其  
任庶寮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藝近五六人總天下大  
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  
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奸  
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矣此宮闈之所  
以將變也謹按春秋魯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  
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終也

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專廢立之  
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終况皇儲未  
建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各分之宜定此社稷  
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  
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夫  
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操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  
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  
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  
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  
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以



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  
 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  
 於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陛下無不以聽朝之餘  
 明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安危之  
 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刺侵  
 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心腹之患其所宜戒憂其所  
 宜憂既不得理於前則必不為正其始當正其  
 終則可以虔素無虞矣夫秦之亡也失於強  
 漢之亡也失於奢而害上獲  
 茲臣擅權而震懼

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忘漢之憂以社稷  
 則祖宗之鴻緒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 臣謹按  
 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  
 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以自取  
 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  
 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雖社稷  
 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得保其尊  
 故理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夫百姓者陛下  
 之赤子陛下宜命慈仁者親之育之如保傅焉如乳  
 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





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  
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賄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小  
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  
忠誠之節而有奸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  
狼惡之如讎敵今四海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  
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  
養加以國權兵柄專在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奸吏  
夤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  
神爲之怨怒陰陽爲之愆錯君門九重而不得告訴  
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

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卽不幸因之以師旅繼之以凶  
荒臣以謂陳勝吳廣不獨生於秦赤眉黃巾不獨生  
於漢臣所以爲陛下發憤扼腕腐心泣血耳昔漢元  
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  
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兇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  
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誠宜揭國權以歸其  
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夤緣  
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無所聽焉  
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毓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  
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



國歡康兆人蘇息則心無所不達而信無所不孚矣  
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  
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  
司比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  
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  
中外法殊也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主  
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  
職首一戴武弁嫉文職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  
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奸兇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  
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明編外卷之三十一

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  
父假天子之命下以馭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心無仗  
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 今臣非不  
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  
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 一命之寵哉昔龍  
逢死而啟殷比干死而啟周酈生死而啟漢陳蕃死  
而啟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  
無以察臣之心退必受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  
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  
將孰為啟之哉 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薈策皆



續漢書卷九  
六  
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邵杜牧崔慎由等二  
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論翬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  
奏執政抑之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  
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爲比今有司以  
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一絕况臣  
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正不報蕡由  
是不得仕于朝終于使府御史

憲宗時史館脩撰李翱上言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  
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能以武功定禍亂若遂草  
莽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任奸邪佞而不  
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  
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  
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

宣宗以知制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  
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  
嘗不任忠賢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  
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  
百官名數令狐綯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  
擬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  
相作具員御覽五卷上之常寘於案上



宋田錫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疏 臣所言軍國要  
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今爲陛下引喻而言之臣聞  
古先聖人牢籠天下弛張睿略舒卷人心使萬人之  
心如一心四海之意如一意其若馭馬又如鑄金善  
馭者使之馳則馳使之止則止善鑄者使之圓則圓  
使之方則方苟失其機又失其時則萬人不一心四  
海不一意亦猶不善馭馬不善鑄金使之馳而不馳  
使之止而不止使之圓而不圓使之方而不方若是  
則危與亂雖未萌而不得不憂不懼故古人云居安  
思危又曰理不忘亂臣每念有唐之末天下分離中

原土疆不過千里自先帝恢張皇業開闢天下平吳  
取蜀易如破竹唯河東遺孽終不能平洎陛下舉  
取之功名光大世宗先帝所不及也然自河東破後  
聖駕廻旋諸軍之心皆望賞賜四海之內亦俟霈恩  
豈謂陛下未覃賞捷之恩未行策勲之禮經今二載  
所謂踰時今北方之戎不來朝貢幽州孤壘未復封  
疆臣以國家兵甲之強朝廷物力之盛滅戎人甚易  
取幽州不難然自古制御蕃戎但在示之以威德示  
之以威者不窮兵黷武不勞人費財示之以德者比  
之如犬羊容之若天地或來朝貢亦不阻其歸懷或



背驩盟亦不怒其侵叛臣伏慮陛下以幽州未取戎  
賊未平一旦又來擾邊萬乘復思再駕欲快聖意欲  
展睿謀雖舉必成功動無遺策然臣請陛下或展郊  
禮之禮或行封禪之儀因此賞河東之功因此示策  
勲之信人心懈怠者復悅軍功勞苦者終酬帝澤滂  
沱物情通泰所謂陛下駕馭其意鎔鑄其心使之馳  
則馳使之止則止使之圓則圓使之方則方苟不以  
威信鑄其心恩惠馭其意臣恐使之馳則止使之圓  
則方當是時陛下必念臣今日之言陛下必思臣今  
日之諫也此謂軍國之機一也又念交州未下戰士

無功春秋謂師老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臣聞聖  
不務廣於邊鄙唯務廣於德業武有七德陛下何不  
廣之天生四夷陛下何須取之必若聖德日新皇風  
日遠遠夷自然入貢外域自然來降苟不來降又不  
入貢彼國自有災癘彼人自罹凶荒尚書曰惟德動  
天又曰四夷來王周易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天且  
弗違况四夷乎臣嘗讀韓詩外傳言成王之時越裳  
來貢九譯而至周公問其所來其人曰天無迅風疾  
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合往朝之  
昔太宗征遼魏徵苦諫及貞觀太平之後天下州郡



三百有六十羈縻之州有八百屯田置戍悉在外荒  
豈是一一加兵然後方來內附今陛下取交州何速  
况大國取交州何用交州謂之瘴海去者不習土風  
兵在彼中留滯頗久願陛下且罷斯役暫息南征交  
州未平不足損陛下功業交州既得不足光陛下威  
聲臣但以師老費財爲可圖鈍兵挫銳爲可惜蓋征  
討之役費用非輕皆生民苦力之財悉諸國所供之  
賦乞陛下惜經費之用望陛下念征戍之勞此謂朝  
廷之大體一也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  
諫諍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

封大則廷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  
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見  
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  
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而不可行  
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  
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  
舍人不得立軒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  
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  
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又中書舍人  
是陛下近臣司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



班而進拜舞而迴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祕書省職官而無祕書省圖籍臣伏讀去年九月十一日所降制敕條貫百官仍於朝堂習儀及委憲司申舉此則陛下思復古道大振朝綱臣唯見所習者儀未見所舉者職如職業各舉則威儀自嚴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禮法何患百官不整肅何患庶政不允整肅

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紀錄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祇應顧問中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勅無誤出政事無錯行此則朝廷之大體二也今天下一家海內萬里四方所湊輦下駢闐萬貨所歸京師富盛軍營馬監無不高嚴佛寺道宮悉皆壯麗陛下又新西苑復廣御池池



若漢之昆明苑若周之靈囿足以爲陛下宴遊之所  
足以見聖朝宏大之規唯尚書省是前代所營公署  
低隘南宮二十四司不在其間六尚書無本廳諸郎  
官無解宇至於九寺三監寄在內前廊下加禮部無  
貢院試處非省垣每年考試舉人權就武成王廟非  
太平職司之制度非清朝文物之規儀乞陛下俟西  
苑畢功御池罷役重新省寺用列職官此則朝廷之  
大體三也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  
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  
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鎖  
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爲枷者也  
凡今州縣欲笞一小罪禁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  
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爲枷事  
出法外伏乞陛下釐革此法免傷皇風昔唐太宗因  
看明堂圖見人五臟皆系於背聖慈惻隱於是免人  
徒刑况太平之時將刑措而不用至仁之主宜欽恤  
以居先此則朝廷之大體四也

王禹偁應詔言事 伏覩陛下卽位赦書云所宜開  
諫諍之路拔茂異之材又奉御史臺告報准詔命內  
文武臣僚並許直言極諫此實陛下誕彰聖德廣達



民情速致時雍追用古道之深旨抑亦宗社無疆之  
休軍民莫大之幸也臣才雖無聞諫則有素先皇帝  
時初拜右正言直史館即日進端拱箴一篇又上禦  
戎十事蒙先朝采納擢陞綸閣判大理寺時抗疏論  
道安之罪執法雪徐鉉之寃貶官商山谷實因此尋  
沐徵用再塵諫垣又上李繼遷便宜寢而不報俄忝  
內庭兼駁正亦嘗改更宣命封還敕書雖無報於朝  
廷蓋粗伸於職業伏遇陛下欽奉顧命惟懷永圖嗣  
位之初赦書既如彼聽政之後詔命又如此臣苟有  
不見隱而不言是上負先帝用人之心下孤明主

諫之意也臣死罪死罪頓首頓首伏以聖朝享國  
十餘年邊鄙未甚寧人民未甚泰求利不已設官大  
多今陛下治之惟新救之在速臣伏慮書生執言有  
奏陛下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不知  
古今異制家國殊塗者也假如帝堯既殂帝舜在位  
堯時有八元未進四凶未除舜乃流放舉用善惡兩  
分未聞後之人曰堯不及于舜也舜不孝于堯也伏  
惟陛下遏老生之常談奮英主之獨斷則天下幸甚  
謹緣軍國大政奏事五條儻稍動於聖心庶大開於  
言路 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



息方今北有胡虜西有繼遷胡虜雖不犯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陛下卽位之始當順人心宜救彊吏致書虜臣使達犬戎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臺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跋氏祭祀先皇帝雖有批荅只許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詔命不行今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屬

已而爲人也或曰富國彊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虛名而忽大計者也 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已來國家之事臣所目觀當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彊其義安在所畜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而委之以將帥用恩威法令駕馭



之資之以天下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未之有也臣愚以為陛下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以高枕而治矣至于引唐虞比三代者皆為空言臣所不取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閻暉副使閻彥進判官三進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又增四員

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曰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已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為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也

其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為官擇人士君子行脩于家學推



于衆然後薦用登之于朝故從政而政和臨民而民  
泰自三代涉兩漢雖有汰革未常遠去此道者也隋  
唐已來始有科試得人之盛與古爲侔然自唐初終  
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  
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  
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  
一官者先皇帝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  
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  
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  
易中一人爾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

以況取二十載之需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乞  
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  
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爲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  
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太祖已來始令後  
殿引見因爲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  
以哀鳴泣涕便獲起資或以捷給山呼便陞京秩遂  
使長定格直同長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旣無恥格之  
風漸多鬪葺之吏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  
勅注擬 其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唯  
有四民治民者士也故受養于農工以造噐用商以



通貨財皆不可闕也而兵不在其數蓋用井田之法  
農卽兵也有事則戰無事則耕自秦已來以彊兵定  
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而  
爲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  
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後佛法  
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  
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爲六也故魏晉而下治道  
不及于兩漢有唐大儒韓愈諫憲宗迎佛骨表云昔  
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二  
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  
十年年百五十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歲  
禹皆壽有百餘歲當年未有佛也是知古聖人不事  
佛以求福古聖人必排佛以救民假使天下有僧萬  
人每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而月有三  
千斛之費歲有一萬疋之耗何況五七萬輩哉而又  
富僧鉅髡窮極口腹一齋之食一襲之衣貧民百家  
未能供給此旣不能治民又不能力戰不造器用不  
通貨財而高堂邃宇豐衣飽食而已不曰民蠹其可  
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  
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靈虛不蒙福



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陛下深鑒前王精求理本亟宜沙汰以厚生民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脩寺使自銷鑠漸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其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邪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今天下言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堯舜之道具在方冊是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作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咎繇作士明五刑伯夷與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大哉堯之

爲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可功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賢之德爾雖然堯之道于世遼遠恐不可復臣以近事言之唯有唐之政可以損益而行焉臣讀元和賢相裴垪傳憲宗嘗命垪銓品庶官垪奏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擇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垪爲知言伏望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旣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則垂衣而治矣所謂忠良謇諤之士知



進者也臣又聞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  
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矣  
是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韞者皆賢也夫小人之徒  
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政心惟忌賢非聖帝明  
王不能深察臣又按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登殿  
比者三班奉職卑賤可知或因遣差亦得陞殿惑亂  
天聽褻瀆至尊無甚于此伏望陛下舉紀綱尊嚴視  
聽在此時矣不可不思所謂姦織傾巧之徒知退者  
也臣愚以為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  
置得宜道分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

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  
道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不併冗吏不難選舉不禁僧  
尼縱欲減人民之賦寬山澤之利其可得乎

范仲淹荅手詔條陳十事 一曰明黜陟臣觀書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然則堯舜之明建官至少  
尚乃九載一遷必求成績而天下大化百世之後仰  
爲帝範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勘之例惟政能  
可旌者擢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人人自勵  
以求績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  
勘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



幽明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  
領一務局思與利去害而有爲也衆皆指爲生事必  
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  
素食尸祿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狠人莫齒之  
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  
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聳綱紀之  
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  
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政賢不肯渾淆請  
託僥倖遷易不已中外苟且百事廢墮生民久苦羣  
盜漸起勞陛下肝旻之憂者豈非官失其正而致此

危耶至若在京百司金穀浩瀚權勢子弟爲占據  
虛食廩祿待闕一二年者暨臨事局挾以勢力豈肯  
恪共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隳故在京官司  
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  
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無勤效  
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臣請特  
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  
大功大善更不非特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者祇守  
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職任及  
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府并因



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  
卽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京差遣  
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年方得  
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亦有俊  
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差  
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勘其未曾交割勾當  
却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  
年者與磨勘內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  
因陳乞而移任在道月日及陞朝官在京朝請月日  
並今通計其遠官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

程外任滯或因公事非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  
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并公罪徒已上者至該  
磨勘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有高才異  
行多所薦論或異略嘉謀爲上信納者自有特恩進  
改非磨勘之可滯也又外任善政者著聞有補風化  
或累訟之獄能辨冤沉或五次推勘人無翻訟或勸  
課農桑大獲美利或京城庫務能革大弊惜費鉅萬  
者仰本轄保明聞奏下尚書省集議爲衆所訴則列  
狀上聞並與改官不隔磨勘或有異同各有所執取  
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審官院流內銓尚書考功應



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  
有事狀猥濫并老疾愚昧之人不堪理民者別取進  
止已上磨勘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司比類上聞  
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特達者加不次之賞然  
後公家之利必興生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  
紀之壞必葺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  
之權復振於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  
院比附文資定奪聞奏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  
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  
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爲後者未

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  
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遇此  
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  
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  
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銜在正郎帶職員外郎并  
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齋  
郎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  
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  
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  
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



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卽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勤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卽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卿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權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

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爲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祕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爲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祕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



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迴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一二等者卽賜召試試又優等卽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書一時劾彈并諫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卽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副陛下慎選矣三日精貢舉臣謹按周禮卿大夫之職各教其所制三年一大比考其德行道藝乃獻賢能之書于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蓋言王者舉賢能所以上宗社故拜受其名藏于廟中以重其事也卿大夫之職廢旣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移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識之士十無一二况天下危困之日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後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晏然不救坐俟其亂哉臣請



諸路州郡有學校處奉舉通經有道之士專於教授  
務在興行其取士之科卽依賈昌朝等起請進士先  
策論而後詩賦諸科墨義之外更通經旨使人不專  
辭藻必明理則天下講學必興浮薄知勸取爲至要  
內歐陽脩蔡襄更乞逐場去留貴文卷少卷少而考  
較精臣謂盡令逐場去留則恐舊人捍格不能創爲  
策論亦不能旋通經旨皆憂棄遺別無進路臣請進  
士舊人三舉已上者先策論而後詩賦許將三場文  
卷通考互取其長兩舉初舉者皆是少年足以進學  
請逐場去留諸科中有通經旨者至終場別問經旨

十道如不能命辭而對則於知舉官員前講說七通  
者爲合格不會經旨者三舉已上卽逐場所對墨義  
依自來通粗施行兩舉初舉者至於終場日須八通  
者爲合格又外郡解發進士諸色人本鄉舉里選之  
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  
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  
選之本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  
策人皆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  
試之日詩賦文論共爲一場旣聲病所拘意思不遠  
或音韻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卽時擯逐如音韻



不失雖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既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勿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定等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更宣兩地參較然後御前放榜

此爲至當凡三人已上卽於高等人中選擇聖意宜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策論平詞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義通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等者放選注官次等及等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之官其新及第人權與放選注官人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四曰擇官長臣聞先王建侯以共理天下今之刺史縣令古之諸侯一方舒慘百姓休戚實繫其人故歷代甚



盛之時必重此任今乃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  
考陞爲方面懦弱者不能檢吏得以蠹民強幹老  
是近名率多害物邦國之本由此凋殘朝廷雖至憂  
勤天下何以蘇息其轉運使并提點刑獄按察列城  
當得賢於衆者臣請特降詔旨委中書樞密院且各  
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共十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  
共舉知州十人二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  
臺中丞知雜三院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  
舉知州五人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縣縣  
令共二人得前件所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

指揮審官院流內銓舉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並  
具合入人歷任功過舉主人數間奏委中書省詳交  
得允當然後引對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  
爲陛下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於賦歛各獲安寧不  
召禍亂天下幸甚五日均公田臣聞易曰天地養萬  
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言聖人養民之時必先養  
賢養賢之方必先祿厚祿厚然後可以責廉隅安職  
業皇朝之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  
暨諸國收復天下郡縣之官少入除補至有經五七  
年不替罷者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初價至賤之時



俸祿下輟士人之家無不自定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之家鮮不窮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闕之日衣食不足貸價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先來見逼至有具法受賂賒舉度日或不耻賈販與民爭利既爲負罪之人不守名節者有姦賊而不敢發民有豪猾而不敢制奸吏豪良得以侵暴於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寃不得伸守選役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

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婚嫁以時喪葬以禮皆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



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  
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  
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  
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惟聖  
慈深察天下幸甚六曰厚農桑臣觀書曰德惟善政  
政在養民此言聖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  
養民養民之政必先務農農政既修則衣食足衣食  
足則愛膚體愛膚體則畏刑罰畏刑罰則寇盜自息  
禍亂不興是聖人之德發於善政天下之化起於農  
故詩有七月之篇陳王粲也今國家不務農桑粟

帛常貴江浙路糴米二百萬石其所糴之價與糶運  
之費每歲共用錢三百餘萬貫文又貧窮弱之民因  
于賦歛歲伐桑棗鬻而爲薪勸課之方有名無實故  
粟帛常貴府庫日虛此而不謀將何以濟臣於天下  
農利之中粗舉二三以言之且如五代羣雄爭霸之  
時本國殘饑則乞糴於隣國故各興農利自至充足  
江南應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  
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  
之害旱潦不及爲農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沴雖  
有溝河可以通海惟時開導則潮泥不得而壅之雖



有堤塘可以禦患唯時修固則無摧壞臣知蘇州自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墮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此於當

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早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絕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其勸課之法宜選官討論古制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及面賜一本付新



授知州知縣縣令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七曰  
修武備臣聞古者天子六軍以寧邦國唐初京師置  
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  
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  
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  
開元末聽匪人之言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  
徒無禮義之教無忠信之心驕蹇凶逆至于喪亡我  
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赈賞賜豐足經八  
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  
京師也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  
有倉卒輦輟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  
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  
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鬻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  
不充則必散爲羣盜今生民已困無可誅求或連年  
凶饑將何以濟贍軍之策可不預圖若因循過時臣  
恐急難之際宗社可憂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  
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  
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充京  
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爲強盛使三時務農  
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



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倣此漸可施行惟聖慈留意八日減徭役臣聞漢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今司隸州牧各實所部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天下至治臣又觀西京圖經唐會昌中河南府有戶口一十九萬四千七百餘戶置二十縣今河南府主客七萬五千七百餘戶仍置一十九縣主戶五萬七千客戶二萬二千二百一十戶偃師一千一百戶逐縣三等而

役者不過百家而所供役人不下二百數新舊皆非鰥寡孤獨不能無役西洛之民最爲窮困臣請行後漢故事遣使先往西京併省諸邑爲十縣其所廢之邑並改爲鎮令本路舉文資一員董摧酷關征之利兼煙火公事所廢公人除歸農外有願居公門者送所在之邑其所在邑中役人却可減省歸農則兩不失所候西京併省稍成倫序則行於大名府然後遣使諸道依此施行仍先指揮諸道防團州已下有使州兩院者皆爲一院公人願去者各放歸農職官廳可給本城兵士七人至十人替人力歸農其鄉村





者保地里近者亦令併合能併一保亦減役十餘戶  
但少徭役人自耕作可期富庶九曰覃恩信臣竊覩  
國家三年一郊天子齋戒袞冕謁見宗廟乃覲上帝  
大禮既成還御端門肆赦天下曰赦書日行五百里  
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欲其王澤及物之速  
也如此令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  
督責如舊桎梏老幼藉沒家產至于寬賦歛減徭役  
存恤孤貧振舉滯淹之事未嘗施行使天子及民之  
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  
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

不遵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  
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  
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  
令壅遏臣又聞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故有巡  
狩之禮不可復行民隱無窮天聽甚遠臣請降詔中  
書今後每遇南郊赦後精選臣僚往諸路安撫察官  
吏能否求百姓疾苦使赦書中所及民事一一施行  
天下百姓莫不幸甚十日重命令臣聞書曰謹乃出  
令今出惟行准律文諸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  
二年失錯者杖一百又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十



五疋絞蓋先王重其法令使無敢動搖將以行天下之政也今覩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經常卽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海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局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爲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誤有施行仍望別降敕命今後逐處當職官吏親被制書及到職後所受條貫敢故違者不以海行並從違制徒二年未到職已前所降條貫失於檢用情非故違者並從本條錯斷科杖一百餘人犯海行條貫不指定違制刑名者從失坐若條貫差失於事有害逐處長吏別見機會須至便宜而行者並須具緣由聞奏委中書樞密院詳察如合理道卽與放罪仍便相度別從更改

韓琦論時事 臣聞漢文帝襲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爲



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榮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也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

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以啟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姦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其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衄今棄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旣



能使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况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從之事隳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哉若委而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

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寤而爲拯救也朝廷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而待之乎夫得以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夜思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彌大患臣輒



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 一曰清政本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皆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卽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議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未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

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東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復書之至嚴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充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七曰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營洛



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其廩庾則皇居壯矣

司馬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其所言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對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子上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興教化脩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頃苛伺察之謂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

之謂唯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況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嘆意者羣臣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于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奸邪在焉則豈可不爲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



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賞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其二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赦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今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帝皆責紳之詔自今止令御藥侍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俗宣喚餘悉屏之

進五規狀 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濶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浼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愛苛細之責不若取迂濶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



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  
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  
以致雨盡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  
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  
切務慙陋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  
陛下以萬機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  
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  
朽矣謹具狀奏聞

其一曰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難王  
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  
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  
爲臣當是之時有智力相偶者則爲二相參者則爲  
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  
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  
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疆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  
以爲子孫萬世如泰山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  
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  
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慮  
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  
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



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多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雷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十年而合於漢漢爲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復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作難羣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讐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頽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



大勲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  
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  
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  
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  
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  
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  
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  
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審  
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  
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  
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  
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  
草木無不幸甚矣

其二曰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  
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  
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  
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  
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聖人  
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  
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



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彊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歆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以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

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其三曰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





褐冬則儲締裕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况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安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敕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旣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是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莩盈野則廟

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入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以徃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薦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



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

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方病大瘡又苦蹊盤又類辟且病痲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其四曰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



之微也捧土可塞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  
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  
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  
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彌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  
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  
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  
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  
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爲人君者當絕  
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哀  
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日視朝慮其危難一  
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  
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  
恩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  
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  
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  
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  
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  
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  
稷也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



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威侯  
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威侯不悅曰醫之好利  
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及在血脉在腸胃威侯皆不信  
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逝去徐福言霍氏大盛宜以  
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  
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  
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  
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其言悲辭啟僥倖之塗附  
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  
權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觀  
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  
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  
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  
有曲突之歎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  
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  
哉豈不美哉

其五曰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旣勤樸斲惟其塗  
丹雘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  
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  
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



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  
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  
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  
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  
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  
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脩廣御容其  
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續文物  
脩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愁苦  
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  
經賢不肖渾散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  
亦遠乎姦暴不誅冤詰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摘細  
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核  
辭指決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  
弛而勘檢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  
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  
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  
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  
末在譬猶膠版爲舟搏土爲檝敗布爲帆朽索爲維  
畫以丹青衣以文綉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  
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



系漢書卷九  
四十八  
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  
惠庶民深謀遠慮以安保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亂  
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  
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  
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  
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  
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炫耀  
愚俗之耳目哉

應詔論體要 臣聞爲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

明王垂拱無爲而天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爲  
政有體君爲元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  
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又  
云愷悌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  
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  
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  
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  
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  
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益稷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顛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

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逮至昏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之日旻不暇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



陛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隳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口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



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  
 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  
 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  
 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  
 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  
 所用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  
 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  
 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  
 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  
 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

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  
 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  
 宰使之自為方略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嘗好別遣  
 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  
 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  
 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  
 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闖姦險  
 之人是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  
 能猝辦也是以徃徃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  
 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





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媚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嘗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快快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爲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卽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



無所興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以未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

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



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曷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小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狼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弄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而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旣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



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  
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  
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人君者苟不爲決當使從誰  
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  
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  
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以然不足恠也要  
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  
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  
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  
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  
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  
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  
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  
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猷匪  
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  
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周室之衰人臣  
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  
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  
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  
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



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  
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  
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  
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  
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  
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  
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  
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  
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  
無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  
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  
爲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爲巧設朝廷  
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  
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  
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  
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  
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  
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臣之事也分  
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  
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



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其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

應詔言朝政闕失王安石新法陛下英睿之性

希世少倫卽位以來銳精志耻爲繼體守文之常

主高欲慕堯舜之隆下不失漢唐之盛擢俊傑之才

使之執政言無不聽計無不從所譽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桓公之任管仲蜀先主之任諸葛亮殆不及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欲耻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是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然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恐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歟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旣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



天下是宜與衆共之捨長取短以求盡善而獨任已  
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與之異  
者則禍辱隨之人情誰肯棄福而取禍去榮而就辱  
於是天下之士噪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爭勸陛下益  
加委信順從其言嚴斷刑罰以絕異議如是者徃徃  
立取美官比年以來中外執事附權者皆此屬也其  
懷忠直守廉耻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無所容立  
至於臺諫之官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縱大  
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亦使執政擇之彼專  
用其非親愛之人或小有違忤卽加貶逐以懲後

必得佞諛之尤者然後爲之如是則政事之愆謬羣  
臣之姦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陛下何從得聞  
見之乎又奉使詢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  
人皆先稟其意指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  
繫其筆端升黜由其唇吻彼州縣之吏承顏奉順之  
不瞻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  
縣守宰咸以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奏粲然  
可觀以謂法之至善詢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  
哉或者更增爲條目務求新巧互陳利病各事改張  
使畫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定吏民莫知所從蓋



由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彼皆進身之私計非有益國便民之志也又今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不盡力則謂之非才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賊者罪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唯奉行文書救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潛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聖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昔堯稽于衆捨已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

所以爲帝王稱首者也秦惡聞其過殺直諫之士策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而已獨不知此所以爲萬世戒者也子產相鄭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請毀之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何今之執政異於古之執政乎齊景公謂梁丘據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和



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朝廷之臣對揚啟沃亦有異於梁丘據者乎始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信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則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贊已

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夫闇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也若此不亡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今執政主行新法羣下同聲賢之有以異於衛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



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樂  
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方今朝之闕政其大  
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  
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歛下戶之錢以養浮浪  
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  
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  
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  
民費財若其他瑣瑣米鹽之事皆不足爲陛下道也  
捨其大而言其細捨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  
內懷附會之心是姦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凡此六  
者之爲害人無貴賤愚智莫不知之乃至陛下左右  
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  
希合聖心附會執政盜富貴耳一旦陛下之意移則  
彼之所言亦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叙利害以煩  
聖聰但願陛下勿詢阿諛之黨勿詢權臣之意斷志  
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者矣 彼阿諛之人附  
會執政者皆緣新法以得富貴若陛下以爲非而捨  
之彼如魚失水必力爭固執而不肯移願陛下勿問  
之也



經濟類編卷十

明北海馮瑋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

淮南門人吳光義

政治類四

治道四

十四則

立國規模一則 審勢一則併

王安石論本朝百年無事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

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

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念聖問



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鑑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竝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



經濟類編卷十一  
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  
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  
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  
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  
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  
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  
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  
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  
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  
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竝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  
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  
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  
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  
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  
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  
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  
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  
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  
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  
不知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



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  
 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  
 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點察之  
 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  
 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  
 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我  
 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  
 又不爲之擇官以修其水土之  
 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  
 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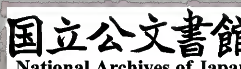
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  
 踈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  
 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  
 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  
 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  
 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  
 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  
 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  
 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  
 呂公著進十事 其一曰畏天書曰皇天無親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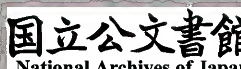
是輔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誠謙遜靜慈孝忠厚則至必降福享國末年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則或遲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湯文武以畏天而興桀紂幽厲以慢神而亡如影隨形固有差忒然自兩漢以來言天道者多爲曲說以附會世事間有天地變異日月災眚時君方恐懼修省欲側身修道而左右之臣乃據經傳或指外事爲致災之由或陳上文爲消變之術使主意怠於應天此不忠之甚也

也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則有天下者固當飾已正事不敢戲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後社稷民人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際焉可忽哉其二曰愛民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人君既卽尊位則爲民之父母萬方百姓皆爲已子父固不可以不愛子君固不可以不愛民若布德施恩從民所欲則民必欣戴欣戴不已則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財不憂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勞好戰不休煩刑以逞則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則國從而危故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然自古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爲憂一旦





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為念此蓋獻策之臣設姦言以  
 導上意以開邊拓境為大功以暫勞永逸為至計此  
 世主所以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壯從軍旅  
 老弱疲轉餉伏尸流血而勝負得失猶未可知也民  
 勞則中國先敝夫何足以為功兵興則朝廷多事亦  
 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獻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寵  
 媚上而營私耳豈國家之利哉 其三曰修身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齊國治  
 而天下化莫若修身修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為本其  
 心正則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識則天地神明皆  
 可感動不誠則民不信不正則令不行况人君一  
 一動史臣必書若身有失德不唯民受其害載之史  
 策將為萬代譏笑故當夙興夜寐以自修為念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雖小善不可不行雖小惡不可不去  
 然人君進德修業實繫乎左右前後夫習與正人居  
 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  
 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僕  
 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其四曰講學王  
 者繼祖宗之業君億兆之上禮樂征伐之所自出四  
 方萬里之所視效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讒邪不能





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無不行自非隆儒親  
學何以臻茲然天子之學與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  
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祿利取科級耳非人主  
之所當學也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聖人之所用心  
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  
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將德及天下書曰王  
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文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  
覺故傳說之告高宗者修德立事而已至漢之晁錯  
以為人主不可不學術數錯之意欲人主用機權巧  
議以參制群下而景帝用之數年之間漢羅七國之

禍而錯受東市之誅蓋其所主者不出於誠信而已  
由是觀之擇術不可不審 其五曰任賢昔成王初  
涖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詩以戒之言求賢用吉士蓋  
為治之要在乎任賢使能者不必賢故可使賢者  
必有德故可尊小賢可任以長民大賢可與之謀國  
若夫言必顧國家之利而行足以服衆人之心夷險  
一節而終始可任者非大賢則不能也人君雖有好  
賢之心而賢猶或難進者蓋君子志在於道小人志  
在於利志在於道則不為苟合志在於利則求為苟  
得忠言正論多拂於上意而佞辭邪說專媚於君心





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答也自古雖無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惡亂然而治君少而亂國多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人主誠存此心以觀臣下之情則賢不肖可得而知矣其六曰納諫昔書稱成湯之德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聖君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者言能捨已而從諫則不害其爲聖也及紂爲天子強足以拒諫智足以飾非紂非無才智也然身滅國亡而天下之惡皆歸之者言懷諫自用則才智適足爲害也前代帝王無不以納諫而興拒諫而亡者在史冊一一可考

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貴則驕心易生富則侈心易動一日萬機則不能無失固當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則用其言而顯其身言不可用則恕其罪以來諫者夫忠直好諫之臣初若逆耳可惡然其意在於愛君而憂國諂佞阿諛之士始若順意可喜然其情在於媚上而徼寵人君誠能察此則事無過舉身享美名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其七曰薄斂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人君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



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租賦以給公上若暴征峻  
歛侵奪民利物力已屈而驅以刑辟勢必流轉溝壑  
散爲盜賊爲人上者將何利於此故善言治道者尤  
惡聚歛之臣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前代帝  
王或耽於聲色或盤於遊畋或好治宮室或快心攻  
戰於是小人乘間而肆其邪謀爲之歛財以佐其橫  
費世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  
其納忠於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當怨而  
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昔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紂聚  
之以喪國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觀之人主所當務  
者仁義而已何必曰利 其八曰省刑夫臨下以簡  
御衆以寬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漢高祖去秦苛暴約  
法三章以順民心遂定王業孝文循之以清淨而幾  
至刑措然則爲治之要果在於省刑而不在於煩刑  
也况人主之刑獄其勢不能親臨則必委之於臣下  
故峻推鞠則權在於獄吏廣覘伺則權在於小人肆  
刑戮則權在於彊臣通請謁則權在於近習自古姦  
臣將欲誅鋤善人自尊威柄必數起大獄以搖人心  
何則獄犴之間其情難知斷鍊出入一繫於獄吏及  
夫奏成獄具則雖有冤抑人主亦何從而察之哉然



則欲姦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還有天下者數十姓惟宋受命遠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無事不見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異前世者直以誅戮之刑內不施於骨肉外不及於士大夫至於下民之罪一決於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于有司不復措意輕重於其間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氣而致無窮之福祖宗所以消惡運遏亂原者嗚呼遠哉雖甚盛德無以加矣 其九曰去奢昔夏禹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而爲三王祖漢文帝卽位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而天下斷

獄四百幾至刑措然則節儉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夫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有四方百物所以奉養於上者蓋亦備矣然而饗國之日寢久耳目之所御者習以爲常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則不期於侈而侈心自生佞諛之臣又從而導之於是窮奢極侈無不爲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蕩上心者殺無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養之具以供人主無窮之欲致人主於喪德損壽之地而以邀已一時之榮雖誅戮而不赦固未足以當其罪也昔紂爲象箸而箕子諫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爲過侈也



然箕子以爲象箸者不已必金爲之金又不已必玉爲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漸也至漢公孫弘相武帝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當是時帝方外伐四夷內治宮室爲千門萬戶由是天下戶口減半盜賊蜂起而弘猶病其不廣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誠能不以箕子之言爲太過而察見公孫弘之大佞則夏禹漢文之德不難及已 其十曰無逸昔周公作無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祇懼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享國五十有九年厥後立王生則逸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嗚呼非愛君憂國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繼自今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欽德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蓋人君初務縱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諫至乎淫刑亂罰以杜言者之口然後流連忘反不聞其過而終於滅亡故曰無逸之書後王之元龜也唐明皇初卽位宋璟爲相手寫無逸圖設於帝座明皇勤于政事遂致開元之治而後宋璟死所獻圖亦弊而徹去



經濟類編卷一  
明皇遂怠於政親見天寶之亂由是觀之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人君誠能慎終如始不敢逸豫則德有堯  
舜之名體有喬松之壽豈不美哉 右臣聞孟子曰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  
臣雖術學淺陋惟是前代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  
可以爲法與夫暴君暗主所以召亂之道可以爲戒  
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  
矣惟陛下加意無忽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程顥論十事

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

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至乎  
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  
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  
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  
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  
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  
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  
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  
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  
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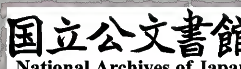


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  
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  
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  
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  
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傳  
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  
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  
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  
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  
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

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  
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  
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  
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  
莫之恤平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  
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  
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  
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  
州縣鄉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  
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



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有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今古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足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





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  
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  
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  
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  
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  
木所資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  
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以耗竭則將若之何此  
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  
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  
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

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  
而商賤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  
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  
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  
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  
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  
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  
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  
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王霸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



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若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王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

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旣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一，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爲而迄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需然不疑，則



萬世幸甚

石介漢論三篇 噫嘻王道其駁於漢乎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不能盡循周之道王道於斯駁焉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射鄉三王之禮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邑

鰥寡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王之道漢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猶襲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射鄉卒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七十者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非秦之罪也漢之罪也桀滅夏道湯亦受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于商不見商之政而見禹之政商之民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受命不襲周之政而法秦之弊



立漢之政故秦之民歸于漢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也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其始何如此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建大中之道置而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或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歟曰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陛下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

失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平天下羣臣飲酒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與弟子百餘人雜採古禮與秦儀以爲漢儀帝用之曰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聰明神聖溫恭濬哲英威睿武其資材固不下乎禹湯與文武道之使爲帝則帝矣使爲王則王矣方平定禍亂思爲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賈若能遠舉帝王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朝廷通於政



教格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之乎乃齷齪進夫  
當時之近務王霸之猥略貴乎易行孜孜舉夫近古  
之野禮亡秦之雜儀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視湯武有  
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爲不侔可惜也哉初蕭何爲相  
天下未甚久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爲蕭爲之規當  
守之勿失日飲醇酒寬縱不治事雖復惠帝求治參  
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禍亂蕭何之守創  
律令民僅出塗炭爲已太平國僅立法式爲已大信  
當其高祖之旣平禍亂蕭何之旣定律令惠帝之力  
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如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  
太平之道以事惠帝制度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  
格者格之文章之未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  
刑政之未和者和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質與通  
旣施之於前參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  
者乎故曰陸賈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或曰時有澆  
淳道有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也盡行三  
王之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  
時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古之道也夫時在  
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與則民性暴湯武  
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在紂之



後而湯武之時豈有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也唯使之從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閉可畏也既得出檻穽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樂然從之也况使從三王大中之道躋於泰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若示之以三王之改革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

千萬丈不測深淵中之樂邪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也民未有富兼貧民未有疆凌弱民未有衆寡民未有大小因定之經界因爲之井田民有爭乎國未有巡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動國未有土木之耗因爲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闕用乎封建以域之射鄉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以厚之秦之民不爲漢之民爲三王之民也民不見漢之政見三王之政也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媿耻若捷於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澆漓矣且能以堯舜致其君曹參陸賈叔孫通



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事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  
罪也或曰漢之輔政者前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  
光魏相公孫博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暨  
曹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君子以治曆明時曰君  
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乃革去故鼎取新之  
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曆明時正位  
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  
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  
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慣習矣而遽更之

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兼地矣疆已凌弱矣衆已吞  
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  
肯從乎後嗣奢縱日作土木不息內畜嬪侍外耽畋  
遊殫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  
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其不乏乎故晁錯請削國  
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魏相公孫韋  
賢博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爲漢家革制度乎適不  
當其時也故吾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蘇軾擬進士對策 問朕德不類託於士民之上所  
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諏以



世務豈特考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鱉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謂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

詳著之朕將親覽焉

對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

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中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已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踈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夫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



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常平施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于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以責帥臣而聽計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聖策曰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

未成而爲之未服而革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劫而成之夫以斧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何怪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決不可欺者吏受賄枉法



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毀而人毀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辨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之人豈如嬰兒鳥獸而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于不敢爲未服而使之則其弊必至于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不行何者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于慎重則屢作屢成不惟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于輕發則每舉每敗不惟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慎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迺者橫山之人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



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  
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  
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  
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  
然輕發又甚于前日矣雖陛下不卹人言持之益堅  
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  
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  
春秋鼎盛天錫勇智此萬世一時也而羣臣不能濟  
之以慎重養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  
行而侯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繯

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  
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  
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鬼首  
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  
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  
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  
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  
矣其咎安在陛下不返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  
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  
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



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獄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爲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

極也天下幸而未治以一日治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云云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哉所以誅羣飲者意其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于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



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  
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  
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于  
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  
人之明不可學必出于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  
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  
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  
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  
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  
一試而後用終非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  
不足以與於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  
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  
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  
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陀  
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  
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  
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  
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  
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  
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



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責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陀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設施之方各隨其時不可知其所知者必畏天必從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已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違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而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於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于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言天下之



不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說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

御試制科策 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卽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

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具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歉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居而無爲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由陛下之不勤者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



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謂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間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未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



系法類編卷一  
以意推之夫日蝕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常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蝕或不蝕則陽氣之有彊弱也今夫二人竝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彊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蝕非食之日而後爲蝕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蝕也爲無災而其既蝕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淫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靜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噏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駭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响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殆無以易此矣伏惟制策有推尊前世探



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  
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切以爲不然孝文之  
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  
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  
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  
侯有術而至於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  
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  
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  
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  
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

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  
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  
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  
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  
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  
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  
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  
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謂責  
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  
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專以治及兵興之後始



立使額叅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  
後裴延齡皇甫鏘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  
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章賢之議特以其權過  
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  
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  
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  
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  
所當論也昔昭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  
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於重輕可改而重不  
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六意也命者人

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  
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  
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  
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大府小府泉府王府內府外  
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  
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  
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  
國也

策略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  
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



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戶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撥拾



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踈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橫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知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爲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蘇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時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



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  
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  
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  
且曰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  
綱而已人主所恃者人心人心失則亡此必然之理  
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  
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  
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  
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祖宗以  
家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

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  
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  
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  
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  
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  
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  
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  
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  
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  
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旣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



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君知此則知所輕重矣夫國之短長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壯盛而愈危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終不肯以彼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日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



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效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積勞而後遷則人各安分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

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爲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



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悞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日殆哉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符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孔文舉制科策 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言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充盡其極爾何者陛下蒞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踈遠切直之言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照也而言之旣多聽之旣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卿誼老交章累疏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爲雖臯



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萬世者公  
讜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之若不見豈  
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忠乎此臣所大  
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義不聽則已聽則  
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兼取遠近之策然後  
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  
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  
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  
汪濊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  
內則雋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修於

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  
雨露鳥獸草木效祥薦祉書之不絕甚尊慕之其仁  
術而臻此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  
先後先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  
而後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  
大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  
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  
兵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欽  
五福而民氣洽言祥見於上珎符出於下者正始之  
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薦至者



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  
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  
霸曰疆國天下之本一曰卽位卽位者王所以自正  
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  
故始爲強國未有能終之於霸政者也始爲霸政未  
有能終之於王術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  
月公卽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  
與正者欲人君當卽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  
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  
事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

導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  
霸道也專用權謀不固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  
見於效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  
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于孫之世  
則廢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讐伺其  
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  
白黑然而世王趨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  
也蓋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  
國爲蔽雖深而多見效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効而  
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



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  
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  
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  
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  
而王欲霸而霸欲強國而國強得失之策繫於一舉  
而已譬猶御八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  
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  
宜往吳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  
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  
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  
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  
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者  
遲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也  
奈何驅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  
小揚子曰好大而不好高而不好高而不好高不  
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  
偃刑措雋賢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歛五  
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珎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  
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爲卓然自致  
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強霸其尊之



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辭闇而即明屏去諛  
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  
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得趨其所  
失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以待旦  
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  
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  
術也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方行之則馴致古  
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況慕之而未臻乎聖  
皇帝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  
未孚又退託于任大守重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  
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虚心訪道至誠則  
恒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  
曰明欲被于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  
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有心猶天  
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默之中不足以辨南北而能  
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  
僞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  
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  
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問以  
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



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爲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爲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所不辨如槃水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效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爲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爲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養長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已執謙和顏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崇具之渥凡以養天下

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爲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格趨鼎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爲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置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冲假借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卽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已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



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自處於德之致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下畏天飭已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日蝕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日日蝕者曆之常數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一交然後食此曆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蝕此曆之不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爲盛東京爲衰大率皆二百餘年爾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疎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曆之不合二

也是日蝕者非可託於曆其要爲陰盛之應也陽爲天而主於動陰凝爲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



乎尊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辨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察也若夫舊勞必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踈遠而柔諛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爲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

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絕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丞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續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材所過



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僉僉則所得暴而所交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化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爲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是也羣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各治其職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

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史責之以彈戢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廢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爲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種羗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



以至臨遣輔臣愴明禱武臣以爲禦戎之策失之於素而已夫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爲持重之策而聽輕舉易動之踈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猶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踐王圍而仇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爲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闢爲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

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愴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推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之寇不足禦乎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爲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爲弊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爲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爲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歛之於



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鄰在秦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隣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素

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喙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執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綈葦鳥以澤天下度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寘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剥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旣極而



其象爲剥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孳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爲離散以至剥落雖有禹湯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歆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爲深憂未足爲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幸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爲國用雖節而

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疎者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產撮粟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拖摩轂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賜予之內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調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宦者不過二人太宗養兵不過十二萬太



宗常謂近臣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爲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黥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黥卒特爲爪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事之群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口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爲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

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爲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歛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什是常困其一而逸其什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反歛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墮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道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



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如布  
綦均輸之吏苛於翼虎商旅易業轉爲他技而求財  
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  
下約已以率爾陛下約已於上則六宮蒙化於內百  
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父也風俗轉移嗜  
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  
道不敢敗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  
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  
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  
者唯京師也唯其難制之宜詳周法六鄉四郊之內

自北長王五家無所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  
百三十六官而後之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  
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  
以難也唯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  
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嚮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  
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  
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爲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  
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  
二者之間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  
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



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悌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朴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已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守之節人有翺躒不耻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爲怪夫

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耻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

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訟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做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爲



完人此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爲器哉肉刑之不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至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用而斷支刑足爲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爲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并立子孔之後則夫政雖期於推賞而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罰人之足而弃之豈所以爲慎名聖策曰予欲興乎

七教兼乎三三以爲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敘其始末之要此見陛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



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惡貧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隳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慎於後其詩終爲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爲漸不及正觀蓋崇高富貴之勢驕逸隳惰之所伺也視其所有聞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王之君遐觀遠慮思之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之至大安也必以危自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

不使非常之變起於不測而至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庭之策於史其間講天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最可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爲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爲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爲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人主



不能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姦宄之  
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爲陛下深  
論哉聖策曰無以爲古人之陳迹旣久而不可舉無  
以爲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  
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  
適中得宜爲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  
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  
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  
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  
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  
辭曰元亨利貞悔亡然則革之必至于元亨利貞然  
後悔可亡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  
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  
之必至于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  
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  
而後革之則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  
謀之於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  
之則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  
之爲治相與謨謀於廟堂之上至于風移俗易徙善  
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



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置一制暮行而曉或獎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蓋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悞

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爲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矣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墮器敗餽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密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屯之丁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爲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



吉聖人以爲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傅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廷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正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元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爲法蓋文宗本憂末以爲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域不

論隱顯不間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常所賦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陛下所舉而詢于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臣昧死謹對

理宗時杜範爲右相首上五事 一正治本謂政事



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二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三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又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四信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五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國用出入之數而補室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蒙古許衡陳時務四事 一曰立國規模古今立國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元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會意而不可以言傳是之謂規模考之前代北方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日驅之下從臣僕之謀其勢有甚難者陛下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篤信堅守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功可成

二曰中書大要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煩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廟廊之上不煩不



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話戲不知今日  
日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  
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邪其亦弗思  
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悉如古昔然俸給之等敘  
用之格監司之條當先擬定之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  
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差之亦不可緩其三曰  
爲君難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蓋以至難任之也堯舜  
以來聖明帝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誠知天之  
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然則爲君之難  
一曰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于後八

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  
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  
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  
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多  
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  
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  
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  
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  
兢兢以修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踐  
言之難也人之情僞有險有易有衆有寡未易使之



不見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  
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  
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  
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  
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  
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  
殺鮮有得其正者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  
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  
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遭時不偶  
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而

召之命之汎如廝養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  
見用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賢者俱不屑也此  
特難進者耳又有難合者焉大抵人君樂聞人過而  
不樂聞已過務快已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  
扶使如堯舜故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多  
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天下被其澤邪  
益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况  
後世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險其  
用術巧其諂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  
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已之



威濟其欲以結王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毒被生民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民之戴君本於天命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一罰也舉可以爲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感治者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養民爲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近年葺宇迭見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爲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邪右六者難之目也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

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十年以後倉



盈庫積當非今日之比天自都邑正州縣皆設學校  
 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十年之  
 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下和睦又非今  
 日之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否則他皆不可期  
 也書至萬餘言且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  
 子以責難陳善乃為恭敬臣之所守如此而大約以  
 大學修身為之本蒙古主嘉納之衡多病蒙古主命  
 五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歸懷孟

元帝時劉福通將毛 貫連破膠州萊州益都般陽

為山東宣慰使從不蘭奚

之既而中書省臣言山東般陽益都相次而沒濟南  
 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為保燕趙計以衛京師  
 不報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  
 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  
 調度不咨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  
 禍其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  
 弊大略謂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  
 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  
 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  
 痛徹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



安逸所以爲根本之禍者也又自四方有倣調兵六  
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  
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  
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  
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游說者  
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  
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  
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方  
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  
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

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  
福何自而至哉類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畏不至  
於亡吾社稷不止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爲征伐之  
禍者也疏奏不省旣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  
訪僉事以上治道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  
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大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  
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  
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  
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



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伯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立國規模一則併

蘇洵審勢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

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而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方幸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臣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



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蕪而下不以爲德故  
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  
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  
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  
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  
喜何者威竭而惠蕪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  
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  
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  
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憐也譬之人身  
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其性之爲陰其性  
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  
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  
先審觀已之爲陰與已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  
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  
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  
弱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盛大當其盛時大  
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  
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  
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  
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



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  
悟區區守姑息之道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  
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  
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  
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  
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  
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我宋制治有縣令  
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總聯總合於上雖  
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  
畿陛間一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甲

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  
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  
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  
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  
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  
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  
謂弱之實曰官吏曠墮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  
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  
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  
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



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耻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之弱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

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竝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籍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幸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



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

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若秦之刑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刈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之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



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勢一則併

